



第四课 - 当代穆斯林

思考问题:

- 自从伊斯兰在第七世纪的创立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穆斯林是怎样应对这些变化的呢？
- 我们怎样才能向穆斯林表示我们的理解并设身处地感受他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 福音要求基督徒对别人的苦难遭遇应有怎样的回应？
- 基督徒在应对变化时应采取怎样的态度？

课程目标:

描述伊斯兰运动从其在第七世纪阿拉伯文化的雏形发展到今天各种伊斯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问题:

1. 伊斯兰的萌芽: 始于一个弱小的受迫害受苦难的改革运动。
2. 伊斯兰的转变: 在穆罕默德在世时期，伊斯兰转变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体系。
3. 希吉拉（圣迁）之后，伊斯兰统治和势力的推行。
4. 伊斯兰确定其领导权的斗争，奥斯曼对古兰经的编撰与统一，阿里统治下政治-道德领导观的辩论。
5. 伊斯兰的演变: 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宗教和逊尼派、什叶派等其他派别的形成原因。
6. 伊斯兰对现代世界力量的三大主要回应:
 - a. 回到好战及政治和暴力的原始状态。
 - b. 进行现代化建设，通过改革和世俗化与世界融合。
 - c. 设法在激进派和自由派之间寻找中间道路。

本课阅读



- 重点阅读: 引言.....72 页
多元化的穆斯林社会.....75 页
坦诚相对: 穆斯林统一社会与基督教教会.....81 页



- 基本阅读: 多元化的穆斯林: 分析报告.....86 页



- 完整阅读: 伊斯兰基要主义: 使命的暗示 R25 页
第四课下: 伊斯兰美籍非洲人的增长..... R30 页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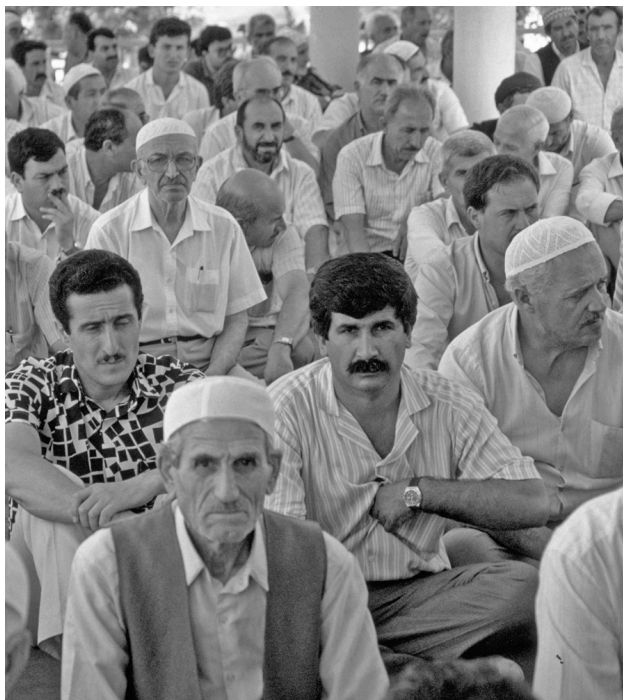
古兰经源于第七世纪的阿拉伯文化。然而，随着穆斯林统一社会（umma）的壮大和与其相关的事物受到挑战，伊斯兰的表现形态亦发生了改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穆斯林社会不是适应这些变化，就是固守旧的模式。这些不同的反应使穆斯林社会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支派（例如，逊尼派、什叶派、瓦哈比派、阿赫默底亚派、伊斯兰国，等等）。

当穆斯林逃离了麦加的迫害，开始在麦地那创建成功社会的时候，伊斯兰的性质就第一次改变了。新掌权的穆斯林社会开始征服非穆斯林，包括麦地那的犹太部落。此时，穆斯林社会转换了其中心，变成了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宗教。不庆祝犹太人的赎罪日，不向耶路撒冷方向朝拜，此时朝觐的目的地和方向都改为麦加。穆罕默德死后，又出现了另一个转变。当时，文化的差异以及如何在选举穆罕默德接班人方面的争执，引起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反叛和内战。穆斯林今天还在为这些问题斗争不休。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社会、政治、科技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比从穆罕默德时期以来所有穆斯林历史所发生的变化总和还要大。结果，象所有其他社会一样，今天的伊斯兰更加多元化，与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斗争也比以往更加激烈。

虽然穆斯林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但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形式上也大同小异。所有穆斯林在礼貌、清洁和衣着方面都具有相同的风格。大多数人使用阿拉伯名字。全世界的穆斯林庆祝同样的节日，重复同样的祷告词。他们展示出全球性的伊斯兰社会，并以此为豪，团结在其周围。伊斯兰认为只有两个群体：Dar al-Islam (Dar as-Salaam)，穆斯林之境，即和平之境，另一个就是 Dar al-Harb，即非穆斯林之境。这种目的同一性：捍卫他们的群体并寻求扩张，生动地反映出穆斯林社会的同一性和穆斯林信奉唯有一个神的共同信仰。

Tawhid，或者说独一性，意味着拒绝将世俗和宗教分开。穆斯林认为真主掌管着一个人的全部，包括心灵和生命，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个人、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全部藉着伊斯兰服从于真主。Muhammad Iqbal 说：「宗教不是一个分开独立的事务；它既不纯粹是一种思想，也不纯粹是情感或行为；它是整个人的一种表达。」¹

虽然建立这种合一和成功的理想主义穆斯林社会鼓舞着穆斯林的传道事业，但许多穆斯林社会遭受着「伊斯兰」政府的压迫，根本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早些世纪的穆斯林帝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哈里发政权被瓦解。许多穆斯林居住在多文化



摩洛哥男人聚集做礼拜

社会中，或者移民到西方社会。如此看来，今天的穆斯林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呢？

在现实中并非只有一个伊斯兰，或者说只有一个穆斯林模式，而是有几个常见的派别。有些比较活跃，非常担心他们的文化道德会随波逐流向现代主义发展，而其他派别则更趋向现代化和西方化。有些穆斯林是民族主义者，为他们自己（身为穆斯林）而自豪，但大多数人还是普通大众，需要房子、食物、教育、卫生保健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广义的范畴是有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自由交叠的。

所以，尽管第三课帮助我们了解穆斯林的宗教实践，第五课将讲到普通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但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穆斯林如何面对今日的世界。伊斯兰有宗教和世俗的改革运动，以寻求信仰现代化。伊斯兰也有反复的复兴努力，企图再次团结穆斯林社会，使其回归理想状况。虽然这些努力对普通的伊斯兰信众来说，可能不是太西方化就是太阿拉伯化了，但他们的抱负正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当我们论及这些广泛的主题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去听取穆斯林朋友的观点，去对他们的需要做出回应，而不是按照陈规来回应或思考。

穆斯林生活在一个新近被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唯物主义、世俗主义和种族主义撞击的世界。穆斯林在这些哲学方面失败的经历，使得他们幻想破灭。许多人会问：「真主

是不是已经抛弃了我们？也许他正在惩罚我们，要使我们返回伊斯兰」。这个信息吸引许多类型的穆斯林，包括过着现代生活的富裕年轻的一代，受压迫的贫穷妇女；也包括经济拮据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和因城市犯罪被关押的美国非裔男子。

由于穆斯林幻想的破灭，他们有时将愤怒发泄到那些所谓的导致失败的原因上面。他们觉得富裕的西方国家，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利己主义社会，在主要程度上应该对他们的遭遇负责，或者至少没有主动减轻一点他们的苦难。在许多穆斯林的眼里，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在今天仍然横行着，通过西方的商业和电视、电影、色情向外传播，对他们进行着经济和文化的压迫。因为这些事情，穆斯林非常担心他们的孩子吸收邪恶的西方价值观。他们为他们的家庭和群体的未来而担忧。

有些穆斯林坚决地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只是跨国公司的傀儡，它们强迫穷人过苦日子，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从不赔偿他们在独裁政权下做出的不良投资。许多穆斯林说，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只考虑西方的利益，只知道以提供财政援助和出口军事设备支撑非法政权。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就是个主要例证，它是西方实行双重标准和干涉他国的典型写照。穆斯林只有忍受痛苦和羞辱，无力解决他们的政治问题。他们觉得那种耻辱不该隐藏，而是必须报复。

我们处在他们这种形势下会作何反应呢？作为编辑，虽然我不认同穆斯林就当前时事所持有的所有观点，但我同情他们的境遇。我承认心中无神、背教、信异端邪说是现代人通常的特点。我也承认即使我受到小小的侮辱也会勃然大怒，因而就不知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是否也会诉诸于暴力。但当我听说我的穆斯林朋友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

暴力，杀害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和穆斯林同胞，以宣泄他们理想幻灭后的愤怒时，我意识到他们急需其他更好的选择。

民主的真正面目

在伦敦的一个孟加拉人邻居家，我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宣称，「民主政治就是奴隶制度」。地上放着一堆传单，上面写着：

- 民主代表着以人为本的生活方式。人控制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他为自己制定法律，根据自己的意愿评判好与坏。民主意味着人独立于造物主。
- 在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同性恋、男女乱淫和私生子等现象，被认为是正常的价值观。
- 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是法律的奴隶，而法律是由不合格的政治家们制定的，只为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
- 自由和民主文化教导我们，穆斯林和犹太人、基督徒、印度教徒、无神论者、偶像崇拜者等等所有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
- 西方通过给你洗脑让你相信民主，其目的是要你远离伊斯兰强有力的真理。
- 伊斯兰遵循的是真主（安拉）的律法，不是人的律法。
- 穆斯林的意愿服从于真主完美的旨意。



荣与辱

「除血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洗耻雪辱」（阿拉伯谚语）。

在每一种文化当中，家庭、社会和政府都教导他们的孩子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应该受鉴赏，而又有哪一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受惩罚。这些价值观和教导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每个社会各有不同。许多西方文化注重真理、诚实、对与错、有罪和无辜。孩子们在受责骂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不能做那事！」，法律体系保护自由和权利。欺骗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样不公平。歪曲或隐瞒事实真相是不礼貌、不尊重、不文明的行为，即：不能信任说谎者。

然而，在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当中，孩子受责骂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那是羞耻的」，他们被教导隐瞒事实是有礼貌的行为，而不是失礼的行为。让人蒙羞还通常当作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法律体系捍卫一个人为保护他的荣誉所做的行为。为维护颜面，可以给当权者馈赠礼物，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出于尊重。对西方人来说，这些做法显然是撒谎和贿赂。但是，在非西方社会里，那些忽视了这些义务的人可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人，不懂尊重、不文明的人，即：不能信任不要脸面的人。

荣与辱是强有力的社会推动力。在许多文化里，一人受荣，全家和全社会一起沾光；而一人蒙羞，则是对所有人的冒犯，而且必须报复。一个人要是使他的家庭不光彩的话，他可能被家庭所摒弃，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被杀害，以恢复这个家姓的名誉。许多圣经经文反映出一种荣辱文化：「弃绝教管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言 13: 18；还可参见民数记 12: 14；撒母耳记下 13: 1-32；希伯来书 12: 1-3）。

摘自：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穆罕默德和基督之路的对比

跟随希吉拉（出走麦地那）	跟随十字架
逃离迫害	坚持不懈
受苦是不正常的	受苦是正常的
寻求建立世俗国家	拒绝建立世俗国家
借律法革新	以酵母、盐和光的方式革新
需要权势	需要救世主
否认十字架：拒绝缺点和软弱	背起十字架：借着缺点和软弱来改造自己

摘自：David W. Shenk, “Islam and Christianity: A Quest for Community,” unpublished paper, 14 January 1983.

你是否依然相信民主？

虽然这个特殊的穆斯林政治团体对民主的看法有别于我，但我也认识到，许多的民主达不到理想状况，伴有非经意的、难以解决的结果。象许多穆斯林那样，我也是首先努力地服从真主，而不是服从有缺陷的人类体系。

象哈马斯（HAMAS）这样的激进组织，经常以贡献于他们的社会、扶贫济困、帮助孤儿寡母来吸引穆斯林。圣经也要求我们这样做。穆斯林需要人权，需要社会福利，需要经济发展机会和宗教自由，这也是基督徒应该认可和追求的责任。所以许多穆斯林问道：「跟随和效法耶稣的基督徒在哪里？」所以 81 页 David Shenk 的文章很重要。

我们需要做一个有根据的回应。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基督教各样的宗派是如何给穆斯林留下了一种分离又互相矛盾的基督形像？这些形式的基督教怎样与我们的文化相关联？信圣经的基督教如何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我

们的教会如何适应世界的变化，既不墨守成规，又不自由放纵？《美国伊斯兰面貌的改变》（The Changing Face of Islam in America）一书的合著者 Car Ellis 说，我们呈现出来的基督好像裹在了西方文化的塑料袋中。难怪未来的接受者会无法下咽生命的粮！

基督的道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道路。耶稣不追求成功、财富和权势。他自己卑微，为我们背起十字架。现在，他号召我们沿着他的足迹，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属灵王国，而不是一个世俗的社会。穆斯林可能永远不会批判耶稣，他是无懈可击的。问题是，我们未能够让穆斯林看到我们象耶稣那样行事为人。我们该怎么做呢？

- K.S., 编辑

尾注：

1. Muhammad Iqbal,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 (Lahore, Pakistan: Ashraf Press, 1968), p. 2.

多元化的穆斯林社会

作者：费尔·帕沙 Phil Parshall^{*1}



先知预见到在他的门徒当中将兴起不同的教派。有一个最著名的传统记载穆罕默德说过：「实在地告诉你们，宗派分裂将会发生在我的子民身上，正如以色列后裔那样。以色列的后裔分裂成了七十二个宗派，我的后裔将分裂成七十三个宗派。除了一个宗派之外，其他所有宗派都将进地狱。」¹

穆罕默德的设想就是，异端将会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所有不走正道的人都会被穆斯林社会交付给地狱。只有真正的穆斯林才有特权进入天堂。实际上，一个宗教或意识形态中的异端，从来都是不容易鉴别的。任何组织里都混有许多教义、解释和实践做法。纯正与否只是相对而言。

在伊斯兰里，同与异，和与分，爱与恨都可以融入宗教、世界观、社会、仪式和原则。高于一切的统一，是一种广为追求但却难以实现的现象。大部分穆斯林都对伊斯兰的穆斯林社会达不到先知所叙述的那种理想的大统一而倍感气馁。

伊斯兰中的什叶派

火把怪异地照亮着旗帜，表演者每个人右手拿着一串黑色的链子，身穿黑衣，眼睛发亮但显疲惫，汗流浹背，这是我完全陌生的一种宗教经历。缓慢而有节奏的礼拜赞歌强烈而从容，始终如一，链子向下的摆动，领拜者拖长的吆喝声，还有金属在身上的拍击声，都跟着圣歌的节奏有规律地进行着。以古老尊贵的形象，这些年轻人再次表现出百万朝觐者的精神：克己、谦卑和悔罪，这些都是什叶派伊斯兰的精髓所在。

「至大至荣的侯赛因啊，我们在此悼念你，」领队者这样叫道，然后向后退着，用有节奏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大街上的通道。此时，人们手中的链子象香炉一样摆动，越过身体，晃到另一边；众人光脚一齐跺地，间歇半拍之后，链子再次摆了过来，重击在赤裸的肩膀上。

「Yaaaa—Husayn」，年轻人嘴里念念有词地应和道。他们的肩膀因这种击打仪式而青紫，围在头上的方巾被汗水湿透。他们还是继续吟唱着，有规律地击打着，链子再次象香炉

一样摆动着。当百来个受难剧的扮演者（taziyas）在清真寺内等候轮到他们的时候，链子发出重击的声音，在这持续进行仪式的半拍间歇间，数十、百人越趋高昂的吟唱声，从远处都可以听到。

「Ohhhhhh-Husayn，我们深爱的殉教士，我们在此深痛悼念你，」领队者这样高呼着。站在我附近的男人抽泣着，泪如泉涌，女人们那撕声裂肺的哭声诉说着他的死带来的无尽损失和痛苦，表达着他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哀悼。²

以上就是 Elizabeth W. Fernea 在伊拉克卡尔巴拉什叶派庞大的朝觐中心参观侯赛因之墓所经历的情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派，在侯赛因周年祭日的时候都会举行类似的仪式，以悼念他们的领袖、英雄，最重要的还是殉教士。

穆罕默德继承人的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

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分裂因素，就是继承人问题上的分歧，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穆斯林是逊尼派的，而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什叶派。

穆罕默德死前没有指定谁做他的继承人。这就为伊斯兰的第一次主要危机埋下了伏笔，因为各方都极力让自己成为继这位超凡的独裁领袖之后，政教兼并的统治势力。

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是继穆罕默德之后的三位领袖。奥斯曼被暗杀之后，阿里成了哈里发。他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个堂弟，通过与法蒂玛的结合成了先知的女婿。很快，阿里与奥斯曼的一个亲戚即叙利亚的统都穆阿维叶（Muawiyah）发生了冲突。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道扬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阿里被什叶派认可，成为第一位合法的哈里发。什叶派认为，阿里的儿子哈桑（Hasan）应该成为合法的领袖，随后的继承人当属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侯赛因。在侯赛因正要真正继承领导地位的这个时候，穆阿维叶的死党在卡尔巴拉战役中，却杀害了侯赛因和他的七十位追随者。什叶派拥护从阿里及其殉教儿子侯赛因开始传下的继承线，而逊尼派则认同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和穆阿维叶这根继承线。

什叶派给穆罕默德继承人的称号是「伊玛目」（Imam），而不是「哈里发」。这些伊玛目被认为是历史上确实可靠的真理的指路人。最大的什叶派组织认为他们有十二位伊玛目，这个世系中的最后一位就是穆罕默德·穆塔扎（Muhammad al-Mutazar），也就是马赫迪（受正确指引的那位）。他被认为是公元 878 年的时候消失（隐身）在伊拉克的萨马拉

^{*} Phil Parshall 是当今一位穆宣界的领袖权威人士。他和他的妻子 Julie 自从 1962 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的穆斯林当中。他撰写了九部关于基督徒向穆斯林如何宣教的图书。

本文摘自《Beyond the Mosque》（Grand Rapids: Baker, 1985），47-63 页。www.bakerbooks.com 授权许可使用。

清真寺。「十二人」(twelver)什叶派相信他仍然活着,并积极地参与引导信徒。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将重新出现,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忠诚于马赫迪是那些什叶派教徒当中的一条重要教义,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十二人」什叶派。

什叶派特色

随着伊斯兰历史的变迁,什叶派发展了许多自己的特色,使它们与其他穆斯林传统有一些区别。例如,他们的古兰经跟其他伊斯兰世界所使用的古兰经比起来,还包含了一些古兰经异本³。而且,什叶派「有他们自己的圣训集,是在十世纪的时候编纂的,当时正是白益(Buyid)王朝统治巴格达的时候。」⁴什叶派与逊尼派之别的一个标志是临时婚姻(muta)。在远离家乡出外征战的战士当中,这种做法尤其盛行。双方会签订一个婚约,并规定支付女方一定数目的金钱。这临时婚姻的长短期限写明在婚约里面。正统的逊尼派领导人谴责这种做法无异于通奸⁵。古兰经4:28经常被解释成是对临时婚姻的支持和许可:「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懦弱的」。

阿亚图拉·霍梅尼对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分歧的看法

这里有必要花时间讲一讲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对于这两派的看法。霍梅尼是当代最著名的「十二人」什叶派人,他非常强调在所有穆斯林之间建立兄弟友谊的必要性,这样所有穆斯林就能联合起来向「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宣战。

比民族主义更可悲更危险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和在穆斯林同胞当中有害的宣传。赞颂并感谢真主,在我们的革命里,这两派之间并不存在区别。我们所有人都是肩并肩的兄弟姐妹。遍布伊朗为数众多的逊尼派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学者(Ulama)和寻道者(shieks);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与我们是平等的,他们也反对某些罪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制造分歧的企图。穆斯林世界的逊尼派同胞们必须知道,撒旦超级强权的代理人并不希望伊斯兰和穆斯林安宁。穆斯林必须摆脱他们,对他们各样的恶意宣传不予理睬。我向全世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伸出友谊之手,请他们把什叶派当作宝贵的兄弟,让我们一起挫败外来者险恶的阴谋。⁶



什叶派自我鞭打

必须提到的是,霍梅尼是一个极力推行重实效的穆斯林统一社会的人。他将其视为进一步实现他革命目标的统一力量。确实,伊斯兰世界目前的政治割据造成了宗教上的分歧。1983年,我参观了底特律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外屋的墙上挂着霍梅尼的一个巨幅画像。革命的小册子堆满了一张大桌子。很明显,在这个清真寺里做礼拜,没有一个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会感觉自在,即使他们的大部分教义学问问题跟伊朗人的密切相关。我不由得将它跟1974年我在洛桑世界宣教大会上看到的兄弟精神相对比。大会上,信仰基督的孟加拉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南非人和津巴布韦人,东德和西德人,他们超越正常的政治对抗,自由地彰显出约翰福音十七章里所要求的基督同一性。

这里再引用穆斯林奈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一段话,奈斯尔极大地缩小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差距。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调查分歧的根源,让不同传统的穆斯林考虑这些问题:

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属于正统的伊斯兰学派,并未以任何方式来破坏其统一性。对传统统一性的破坏不是来自于对它不同的应用,而是来自对它的原则、形式还有连续性的破坏。实际上,作为「统一的宗教」,伊斯兰比其他世界宗教显示出更多的同一性,同时表现出更少的宗教多样性。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伊斯兰里都是其中的一元,并不是要破坏其统一性,而是要叫更多的人和不同的属灵类型参与进来。逊尼派和什叶派念的都是同样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只是在不同的风气里所表达的,带有多少有些不同的属灵馨香。⁷



苏门答腊的男孩儿

瓦哈比派

1691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布出生在北阿拉伯半岛的 Ayinah。他遵从四大教法学派中最严格的学派罕百里学派的教律，坚持严格的伊斯兰教义。瓦哈布到处游历，在麦加、巴格达和麦地那求学受道。有一年他被当作是苏非主义的拥护者。最后，他成了伊本·塔伊米亚赫（Ibn Taimiyyah）思想的追随者，塔伊米亚赫是十四世纪罕百里学派的一位神学家，他极力坚持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和仪式。

伊本·阿布杜·瓦哈布被逐出了家园，然后避难到 Dariya 的小村庄，受当地首领穆罕默德·本·萨德（Muhammad bin Saud）的保护。

这段插曲决定了阿拉伯历史的整个进程。在沙地家族的援助下，瓦哈比派教徒开始攻打周边的城镇和部落，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将瓦哈比派的教义强加给当地。到了十九世纪末，瓦哈比派控制了现在被称为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地方。这个名字也暗示说「阿拉伯半岛属于萨德家族」。萨德家族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控制着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区域，期间有两次重要的中断，第一次是土耳其的占领（1818-1833），第二次是穆罕默德·本·拉希德（Muhammad bin Rashid）在 1891 年至 1901 年的统治⁸。

伊本·阿布杜·瓦哈布的目标是清除穆斯林历三世纪之后加进伊斯兰的所有东西。他在游历中惊异地看到穆斯林越离正道的做法。下面列举了一些瓦哈布宣布的仪式、信仰和禁令，它们反映出他对自己所遵从的伊斯兰的关注：

- 必须认可四大教法学派和六大圣训集。
- 除真主之外，所有的崇拜对象都是假的，所有崇拜别神的人都要处死。
- 禁止为取悦真主并赢得他的帮助而去参拜穆斯林圣徒之墓。
- 在祷告中说到任何先知、圣徒或天使的名字，都

是一种多神教的行为。

- 只能向真主代求情。
- 不能向任何人立誓言。
- 宣讲基于古兰经和圣行之外的知识是没有信仰的行为。
- 参加公共礼拜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 禁止吸烟，否则处以四十大鞭的惩罚。
- 禁止刮胡须和说辱骂性的话语。
- 所有收入都要课税。
- 禁止使用念珠。真主之名要用手指数数。
- 瓦哈比派清真寺的建筑要最大程度上简朴；不允许有尖塔或装饰物。
- 不能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
- 禁止使用丝绸、金子和银子。
- 不允许任何音乐。
- 相信真主神人合一。关于真主的手、他的听和看以及升天做王的古兰经经文要按字面意义来解释。
- 必要的时候，圣战或者说宗教战争被视为每个人必须参加的义务。
- 不允许立墓碑。⁹

严格的律法解释

瓦哈比教派一贯坚持对伊斯兰律法进行严格的解释和应用。有时，瓦哈比派在贯彻社会习俗时的严格性甚至超出了古兰经。对阿拉伯公主及其男友因通奸罪而处死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严厉和极端的处罚并不是古兰经里所规定的。很容易看得出，当今的瓦哈比主义（大部分是作为一场运动看待）更偏重于保守的律法解释。利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就是这样几个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这些国家寻求回到早期原始的伊斯兰状态。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不惜倾出大量的石油收入来支持穆斯林传教。在现今时代，全世界范围建造清真寺的热潮达到空前规模。如果伊本·阿布杜·瓦哈布今天还健在的话，看到这场「伊斯兰革命」，一定会由衷地高兴。

阿哈默底亚派（Ahmadi）

阿哈默底亚运动的创始人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Mirza Ghulam Ahmad），1839 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的卡迪安（Qadian）小村庄。米尔扎（mirza）的称谓表示他的祖先是随着莫卧儿王朝（Mughals）的征服进入印度的。阿哈默德接受了良好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育。他还从事过宗教研究。据说他经常有听到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的神秘经历。约 1880 年，他得出结论，说他是受到真主的呼召，要他行使特殊的使命。此后不久，他出版了《阿哈默底亚的论证（Barahini Ahmadiyya）》一书，从一开始，此书就被穆斯林同胞广泛接受。

在 1889 年 3 月 4 日那天，阿哈默德宣称他受到天

启，授权他发展自己的信徒。此后，他开始解释一系列新的教义。他很快就吸引到一群很能干的追随者。传统穆斯林反对阿哈默德的声音随之响起。这种论战一直持续到1908年他去世为止。

阿哈默底亚派教导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教义：

- 古兰经没有一句经文被废除，也不能被废除。如果某经文看起来跟其他经文相矛盾，那是经注的失误。
- 圣战已经失效了，宗教绝不允许强迫。
- 说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并不表示他是最后一位先知。封印是一个标记，它体现了先知的完美性；但在他之后还可以出现先知或使徒，就像穆萨（摩西）之后出现了其他西伯来先知那样。
- 耶稣死了，象其他先知一样，他的身体并没有提升到天上。
- 火狱（地狱）不是永恒的。
- 背教不该处以死刑。
- 对宗教做法的任何创新和改变都是有罪的。崇拜圣徒就是对真主至高权力的侵犯。
- 共识（Ijma）或群体公议通常只限于先知的同伴。
- 启示将永远是真信徒的特权。
- 信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为弥赛亚-马赫迪是最基本的信条。没有它的信仰是不完全的。
- 宗教的灵性修养比律法约束更重要。阿哈默底亚派教徒不需要归属任何特别的教法学派。

- 不必遵循中古世纪的伊斯兰学者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¹⁰

阿哈默底亚派广受争议的声称

在这套信仰教义里可以找到阿哈默德所有最具争议的声称。在思考穆斯林有关伊玛目-马赫迪的教导时，他指出索罗亚斯德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书里面都预言了一位伟大的老师将要到来。过了一段时间，阿哈默德感觉他自己就是真主派下来的穆亚迪（复兴者），目的是叫他恢复伊斯兰的真信仰。他于是宣称自己就是应许的弥赛亚，马赫迪和穆亚迪。「同样，因为真主会时不时地差派一些宗教复兴者，他就声称，作为马赫迪身份的他，自己正是穆罕默德的第二次再临。实际上，他就是『圣先知的形像』」¹¹。

如卡内斯·克莱格（Kenneth Cragg）评述的那样，阿哈默德「最严重的潜在的异端倾向，就是将他自己的声称原封不动地说成是伊斯兰的启示」¹²。但阿哈默德对于他的先知或弥赛亚身份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穆罕默德阿里断言从技术上讲，阿哈默德从没有说自己是先知。阿里认为，阿哈默德使用一些如先知身份、启示、不信道这样的词，是带苏非派寓言性和比喻性意义的¹³。一旦苏非派深奥的言语引进到了争议里，就不允许有任何专一性，因苏非派词语带有许多不同的意思。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当今的阿哈默底亚派教徒就坚决认为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为真主的一位先知。

东南亚





马来族

马来族，有好几百个族群，超过三亿的人口，分布在东南亚一些岛屿国家如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南部。

这些国家对待宗教的政策有惊人的不同。伊斯兰是文莱的国教，而新加坡政府却允许相对的宗教自由。在穆斯林占百分之五的菲律宾，天主教会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逊尼派伊斯兰在西马来西亚半岛是官方宗教，但东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却是一个少数的群体。在印度尼西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至少名义上是穆斯林，但政府宣布，所有的公民可以选择以下五种宗教中的一个：佛教、新教或者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

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三百万的亚齐人（Aceh）几乎百分之百是穆斯林。他们有作为农民和渔民而居住在乡村的，也有的居住在城市，身份从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到显赫的政府官员。

1976年，部分亚齐人发动了一场独立运动。在随后与印尼军队对抗的游击战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丧身。亚齐人也面临重视道德高标准和社区精神（包括对邻居的积极负责态度）的传统伊斯兰文化，和经由媒体他们日益熟悉的物质主义西方生活方式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2004年十二月，亚齐省遭受了海啸的巨大破坏。

摘自：Operation World, www.joshuaproject.net

在伊斯兰主流之外

于是阿哈默底亚派在伊斯兰主流之外兴起了一套新的信仰和实践的宗教结构。他们发展出一位新的先知、一个新的修炼焦点、一项新的使命、一个新的属灵中心、新的仪式还有新的宗教领导阶层。这些特征使阿哈默底亚主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宗教水平上。选择皈依阿哈默底派的穆斯林必须弃绝旧的体制和人物。

而且，还要指出的是米尔扎提高了先知身份的标准，并宣称所有不接受他声音的人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不信道者，而伊斯兰世界已经被各种纷争搞得四分五裂了。这样一来，米尔扎在自己和穆斯林之间筑起了一道铁墙。墙的一边是米尔扎几千之多的信徒，墙的另一边是其余的穆斯林世界，这个世界范围从摩洛哥到中国，并且有很出名的人物，有效的改革运动和有价值的体制。他们陷于孤立，并对立于这个世界。所以，他没有必要地给穆斯林添加了困难，更加恶化了他们的不团结，而且给他们面临的问题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¹⁴

据说阿哈默德是位严厉不屈的人。他个性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他的使命感似乎吸引了他的门徒。他具有磁性般的吸引力，能让众多的人宁愿抛弃一切来跟从他。人们说他行了许多神迹。他还能够通过祈求和念咒将灾祸降临到他的诽谤者。关于他猛烈攻击传统穆斯林领袖的一个例子有案可查：「所有动物中，最肮脏最讨人嫌的就是猪。但比猪还肮脏的是那些为了自己基本欲望而隐瞒现实真相的人。吃人尸体的毛拉！肮脏的邪灵！出于敌意而隐瞒伊斯兰真相，你们真是可悲！黑暗的虫子！你们怎么能够隐藏真理的射线？」¹⁵

打有烙印的非穆斯林

由于发表了如此激烈的言辞，阿哈默德被烙上了异教者、亵渎者、信仰之敌和行骗者的罪名。他受到排斥，并被禁止使用清真寺。后来，阿富汗许多阿哈默底亚教徒因异端而被处以死刑的惩罚。1953年，巴基斯坦的逊尼派与阿哈默底亚教派之间发生了暴乱。这场相互的对抗斗争一直持续到1974年。这一年，巴基斯坦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正式宣布阿哈默底亚教派的信徒为非穆斯林之列。阿拉伯半岛的一篇文章补充说明了巴基斯坦的这种局势：

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卡迪安（阿哈默底亚的一个派别）使用穆斯林的术语。1984年4月通过的新法案对有以下行为的卡迪安派或拉赫里派（另一派别）人处以三年的监禁和罚金：口头提起或者书写，或者明显暗示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的继承者或其同伴，或他的妻子萨哈巴为 ummul-Monineen，或称他的家庭成员为「Ahle-Bait」，或把他崇拜的地方叫做 Masjid。

直接或间接以穆斯林自居的，或称自己的信仰为伊斯兰，或宣讲他的信仰，请别人接受他的信仰的卡迪安派人都会受到同样的惩罚。该法令还授权地方政府，查封卡迪安派出版的所有报纸、书籍或其他文献。¹⁶

据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该派别的信徒有五十万之多，近一半居住在巴基斯坦。其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 Rabwah，该派在那里有很强的主导地位。阿哈默底亚派信徒以各种渠道慷慨捐赠。他们有强大的出版系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宣传着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还非常强调建造学校和大学。他们

先前中心所在地的人，Kadiyan 人，在整个印度是受教育最多的。

阿哈默底亚派在拉合尔有一个相对较小的宗派。该派别视欧拉姆阿哈默德为穆亚迪（复兴者），但不认为他是先知。他们同样重视在拓传计划中印刷大量的册子和书籍。

敌基督倾向

阿哈默底亚派极端敌视基督教。他们相信耶稣旅行到了克什米尔，今天他们还能在斯利那加指出他的坟墓。我花了一些时间，希望追溯他们的另一个声称，就是寻找著名的耶稣母亲马利亚之墓。据说它位于巴基斯坦穆里（Murree）附近的一个山腰上。然而，我却没能找到。

我在一个特别的穆斯林国家的一个城镇里居住了几年，那里有一支狂热的阿哈默底亚小派别。



真诚的你

大使命要求基督徒去造就门徒。再仔细地看这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去」和「造就门徒」一起组成了我们的宗旨：「走到哪里，门徒造就就到哪里」。

我们在家庭、学校和工作的日常活动中，都要时刻记得与基督有交通。我们就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对主耶稣的热爱和服从，而且不管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怎样，我们都要向众人彰显基督的爱，以此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目标。

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应该邀请我们的穆斯林朋友。邀请他们一起野餐，或者参加你孩子学校的演出。如果他们与你同样的运动爱好，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比赛或者看电视赛况。不要以为为了使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对你印象深刻而需要刻意献一些不实际的殷勤。要真诚，寻找分享你生命的合适方式。

同时，我们要请穆斯林朋友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表明我们的兴趣，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建立理解并达成共识。「你出生在哪个城市？你家乡的有什么特色？你那儿的政府会为人民做些什么事情？你是怎样来到这个国家的？这里与你们的文化有哪些不一样？你最想念什么？请谈谈你的家庭。」

穆斯林会更多地谈论他们的家乡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宗教，他们可能把这两者看作是一样的。当我们在了解穆斯林朋友的时候，主耶稣将引导我们如何分享好消息。

摘自：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他们在社会上并没有很大的力量，但他们却能给我们的传教小分队添麻烦。有一次，他们的领导者过来跟我们一位正在学习语言的新传教士谈话。这位宣教士开始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尽量诚实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事后几天，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控告我们的传教人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人。这些阿哈默底亚派客人显然是告密者。

在这座城市里，阿哈默底亚教徒有他们自己的小清真寺，专为他们自己人使用。他们从不与逊尼派人一起参加任何穆斯林仪式。

这个派别的宗教热情让我吃惊不小。他们是些目的高度明确的人，甘愿为了他们的信仰忍受一切，甚至连死亡都不惧怕。实际上，他们好像是越受迫害越兴旺。他们是伊斯兰社会的一员吗？这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持续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穆斯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更多了解请参阅：

David Zeidan, *Sword of Allah: Islamic Fundamentalism from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Waynesboro, Ga.: Gabriel Publishing, 2003). www.gabriel-resources.com

尾注：

1. Mishkatul-Misabih, bk. 1, chap. 6, pt. 2.
2. Elizabeth W. Fernea, (Garden City, N.Y.: Anchor, 1965), pp. 242–43.
3. Maurice Gaudet-Demombynes, *Muslim Institutions*, trans. John P. Macgrego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0), p. 38.
4. Ibid., p. 39.
5. L. Bevan Jones, *The People of the Mosque*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32), p. 135.
6.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trans. Hamid Algar (Berkeley, Calif.: Mizan, 1980), p. 302.
7. Seyyed Hossein Nasr, *Ideals and Realities of Islam*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147–48.
8. Michael Nazir-Ali, *Isla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Exeter: Paternoster, 1983), p. 96.
9. Samuel M. Zwemer, *Islam: A Challenge to Faith* (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907), pp. 150–51.
10. Alfred Guillaume, *Islam* (Baltimore: Penguin, 1954), pp. 126–27.
11. L. Bevan Jones, *Christianity Explained to Muslims* (1937;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64), p. 169.
12. Kenneth Cragg, *Islamic Surveys 3: Counsels in Contemporary Isla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6.
13. Abul Hasan Ali Nadwi, 卡迪安 m: A Critical , trans. Zafar Ishaq Anseri (Lahore: Shaikh Muhammad Ashraf, 1965), p. 121.
14. Ibid., pp. 136–37.
15. Ibid., p. 86.
16. “卡迪安 —Non-Muslim,” *Arabia* (June 1984), p. 72.

坦诚相对：穆斯林统一社会与基督教教会

作者：David W. Shenk*



「为什么基督徒不仿效耶稣的做法？」一个穆斯林这样问道。在华盛顿蓝尼罗河饭店，我正与一个亲密的穆斯林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靠近我，问我这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他继续缓慢而疑惑地说道：「当我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欣喜若狂。耶稣的生活和教导是如此美妙，真的是非常美妙。但请给我举出一些甘心效仿耶稣的基督徒。」

我们在沉默中喝了一口豆蔻茶，然后他继续说：「我遇到了几个，极少几个人，愿意仿效耶稣。但他们只在他们的私人生活方面效仿他。结果，你们美国社会就变得非常邪恶。在我看来，你们基督徒似乎并不相信耶稣的道是体现于实际生活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心痛。」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一位熟人和他的一些神职界同事跟阿亚图拉·霍梅尼在 1979 年圣诞节的一段类似的谈话。这位阿亚图拉恳请这些神职人员更认真地对待耶稣，然后还补充说，如果美国的基督徒真正信耶稣并跟随效仿耶稣，那么美国不公正对待伊朗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神学上和实践上的问题

穆斯林社会和基督教教会都是由敬畏真主（安拉）的信徒组成的群体。两者都认为他们在今世收到了来自安拉（真主）的使命。在彼此交锋的时候，都经历了痛苦。实际上，伊斯兰对基督徒作为真主子民的理解和责任是个极大的挑战。对此有以下四个理由。

敬神者穆斯林

伊斯兰是敬神的人发起的后基督教运动。在新约中，敬畏神的外邦人受到赞赏，认为他们是比多神教人更接近真理的人（参见使徒行传 10: 34-36; 13: 26）。这些前基督教的敬神者特别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伊斯兰呈现了一个新约中不曾出现的神学问题，这便是后基督教时代的一神论信仰，它诞生于基督教的环境中。

* David W. Shenk 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州 Salunga 市门诺会的全球宣教顾问。他出生于坦桑尼亚的一个宣教世家，他曾工作于索马里、肯尼亚和美国，并在立陶宛教过学。他写了十几本有关传教和福音跟其他宗教的关系等方面的书籍。

本文摘自《Islam and Christianity: A Quest for Community》

在伊斯兰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子。伊斯兰就像亚流派基督教的一种形式¹，但与亚流派不同，伊斯兰超越了教规，抛弃了基督教的见证和圣经的启示，独立门户并繁荣起来了。因而，虽然亚流派最终被扼杀在教会之内，但伊斯兰却作为一项运动超越了教规的束缚，一步步壮大起来。

敞开胸襟的伊斯兰

伊斯兰始于人们对接纳成为神子民的追求。伊斯兰希望吸收一切敬畏安拉（真主）的人，也渴望被一切敬畏安拉（真主）的人所接纳。开始时，是阿拉伯人寻求被人接纳，而现在它反又邀请万族万民都来参与到这种包容的祝福中来。

第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岛屿阿拉伯半岛，大部分被基督教的人包围着。阿拉伯人外围的埃塞俄比亚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被先进的基督教文化所同化，有了他们本土语言的圣经。异教徒、游牧的阿拉伯人则生活在蒙昧无知（jahiliyyah）当中，这种长期蒙昧状态是因为受到持经的人的排外而造成的。对新生的伊斯兰而言，阿拉伯经书（古兰经）和阿拉伯人的先知宣告了阿拉伯各族现在也可以分享的好消息。伊斯兰的邀请就成了好消息，它邀请万民都来加入这和平的社会，来做真主的子民。穆斯林坚信无论出生在何地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这种信念使他们能够广纳信徒，并且憎恶一切排外主义。因此，伊斯兰的宣教成果是无法统计的。所有人生来就是穆斯林；伊斯兰的使命就是邀请人们确认这个事实。

伊斯兰在基督教地区的扩张

伊斯兰宣教早期最快的扩张是发生在基督教社会。在它诞生的第一个世纪里，伊斯兰已经控制了半个基督教世界。在穆斯林政府统治的所有基督教社会里，总有稳定的皈依浪潮从教会转到伊斯兰。政治上的策略，比如一方面给予教会受保护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想要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行使各种背教法，两者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总的皈依趋势总是有利于伊斯兰。在穆斯林政府统治的所有国家里，日益缩小的基督教群体就是典型的例子。穆斯林将他们政治所控制的地区叫作和平之境（Dar al-Islam）。哪里建立了和平之境，哪里的教会就面临着负增长。

伊斯兰声称它是所有真先知所持的信仰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是人类最初的宗教、中期的宗教也是最后的宗教，是给全人类的慈悯。它是亚当、亚伯拉罕和穆罕默德的信仰。实际上，所有真正的先知都属于穆斯林。所有必然的真理都简要地概括在古兰经里，古兰经成为所有真理的标准。敬畏真主的人听到有人诵读古兰经，都会欣喜地哭泣。在伊斯兰看来，评判一个人是否是信道者，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古兰经的个人反应，以及对伊斯兰先知的信仰程度。与承认是信徒的人交往

时，穆斯林脑海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你对古兰经和先知的看法如何？」如果对先知和古兰经缺乏完全的信赖，那他的信仰宣言就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与他的对话经常也会随即终止（参看古兰经 84: 20-25）。

伊斯兰强调真主的独一性

伊斯兰对真主独一性的忠诚，极大地影响着穆斯林对社会的忠诚。信真主唯一性在实际中反映在生活于真主律法之下的社会的统一与和谐当中。Ali Shariati 博士（伊朗什叶派思想家，卒于 1977）说，信唯一真主就是致力于驱除所有不安定因素。所有形式的不和谐都是以物配主（shirk）。真主要求社会保护群众的信仰，远离以物配主思想的侵害。群众必须受到保护，避免所有的不协调情况的发生，包括因无规则的宗教多元化，或因把生活分为世俗和属灵两方面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信唯一真主是个人和社会在真主所启示的旨意下整体与和谐的经历和表现。在真主唯一性的框架内，教会的增长，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对统一社会（umma）的完

整性和和平之境（Dar al-Islam）政治权威的威胁，通常被看作是不协调因素的制造者，是一种以物配主的表现形式。（注：umma 就是穆斯林社会，Dar al-Islam 就是穆斯林政治和领土的势力范围）。

对如上简述的伊斯兰的世界观，教会从神学上该做怎样的回应呢？这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有趣的是，当代教会成长的文献大大地倾向于沟通理论和人类学的探讨，而缺乏神学上的思考。在科罗拉多喷泉市的对穆斯林的宣道大会上（1978），十三份基础文件中，只有一份涉及神学问题的深度考查。有七份文件都是有关文化动态学的。人们潜在地认为，伊斯兰反对福音的基本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福音以适当的文化形式来包装的话，那神学上的异议就很容易超越。情况果真是那样的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科罗拉多穆宣大会上，所有的个案研究都来自于接近伊斯兰化的民族。对如何与生活在正统穆斯林政府统治下虔诚的穆斯林分享福音却没有严肃的反思。



穆斯林如何看西方妇女和基督教

当穆斯林妇女拿自己与西方或基督徒妇女作比较时，她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一位黎巴嫩的穆斯林妇女认为：

与穆斯林妇女比较起来，基督徒（西方）妇女更享有优越性。我们没有学校；我们不能上大学；我们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有理由要为之而奋斗。相比而言，基督教妇女是生在「天堂」里。她们还有什么要争取的呢？许多西方国家会代表她们讲话，而没有人会代表我们讲话。²

但穆斯林妇女也认为，西方妇女在得到特权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位阿拉伯妇女这样说到：「西方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家庭。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西方妇女就体会不到这种难得的感觉……我们很高兴能给予我们的家庭和亲人如此之多。」³

基督教妇女因与西方文化相关而有愧，因西方文化要求有堕胎的权力，可以离婚，政府资助照料小孩，与男人平等，公共衣着和举止不端庄，这使得许多穆斯林妇女不屑于西方的「解放」诱惑。应该承认，在缩小男女差别上，西方妇女获得了许多权利，但在穆斯林妇女的眼里，她们却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尊严，最终失去的是她们对社会独特有力的贡献。西方一贯认为伊斯兰应该受到鄙视，因为其妇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穆斯林对西方的这种思维定式感到很无奈。

怎样才能让基督教妇女远离这种西方妇女身份的负面形像呢？作为基督教的妇女，应该与穆斯林妇女建立信任的桥梁，关注穆斯林妇女也关注的事情：家庭在一个不保护家庭的世界的未来。「跟我们聊聊天；看看我们」，一位沙特妇女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权利，这是事实。但我们与你们要应付一样的问题。」⁴

摘自：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参阅：Leila Ahmed,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面对西方的文化

穆斯林社会给教会提出的问题

我们犹豫着不敢在神学观或社会观上从事对伊斯兰的探讨，是否因为穆斯林社会向教会所提的问题困扰着我们？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倾听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伊斯兰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发现，我们自己的福音观将会得到净化。在净化的过程中，福音本身不仅对于基督徒，而且对于我们的穆斯林朋友来说，都会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带来更大的生命改变。

穆斯林社会给教会提出许多尖锐的，令人反思的问题。一个已经在引言里讲过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效仿耶稣」？换另一种问法就是，「你们信耶稣的人，为何不像耶稣那样生活行动，献身于真主的国呢」？

许多穆斯林怀疑我们其实在实际行动中并不信耶稣。我经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爱他的仇敌」？我在东非的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听他们的布道。使我吃惊的是，穆斯林布道者经常宣称，伊斯兰是一个有实际作用的信仰，不像基督教，太理想化了。「你为什么效仿耶稣？」这个问题是穆斯林的一种见证形式，实际上是婉转地邀请你跟随这位注重实效的先知穆罕默德。

然而，这个问题也反映了穆斯林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信念，即认为生命的每个维度都统一在真主的掌管之下。认识基督徒的穆斯林认为，许多西方基督徒违反了真主的独一性，安逸地将生活分为世俗与神圣、公共与私人、属世与属灵的，因而穆斯林对他们表现出的随意态度，往往感到反感和不安。

耶稣其实也要求我们遵守真主的独一性。实际上，在圣经看来，耶稣就是真主的独一性的完美启示。他是历史上真主的国圆满的体现。在穆斯林看来，按拉（真主）单一不变的旨意奇妙地启示在古兰经里，而圣经的见证却是，永恒的道启示在耶稣里。书（古兰经的指引）与人（耶稣，救世主）之间的分歧问题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导入了一个神学上和实践上的楔子。这个分歧使得伊斯兰更加朝着以律法经典为准绳的社会发展，反之，新约派基督徒则更加趋向于属灵方面。在伊斯兰里，人们极大地关注如何服从编成的经典。然而，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却是受召活在耶稣基督的圣灵里面。

耶稣是主吗？

伊斯兰对基督徒生活和责任的不解，并不一定在于对启示的和平本质有不同的观点。相反，穆斯林社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没有完全委身于我们的主及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和平。耶稣就是真主的国在地上的降临，在他使命的一开始，他就宣称他是将好消息传给穷人的，叫被虏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 4: 16-21）。在他的一生，耶稣启示出这种国度的新秩序，在根本上是通过救赎以及患难与共的爱来实现的，他的十字架受难和复活就是这一切的至高证明。在耶稣里所启示的真主的国，就是全心全意地爱人如爱己，甚至爱你的仇敌。但没有受难，是没有人能做到到这一点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西方的基督教已经发展成将神学纯粹当作挡箭牌。因为许多基督徒认为，神国的生活只适用于个人生活，不适用于公共生活。我们演变出双重的公民神学，将生活分成属灵生活和世俗生活。耶稣是属灵生活的主而不是世俗生活的主。

伊斯兰的问题其实是个请求，或者邀请，叫基督徒认真看待真主的独一性问题，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真正反映出真主的国。伊斯兰经常提出这个问题，纽约联合国的一次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对话论坛上就说到了这个问题。Ala Eddin Kharafa 博士向我们作演说。当时他是北美穆斯林世界联盟的主席，也是该联盟在联合国的代表。他指出该联盟的绝对基本宗旨，就是建立超越民族主义的穆斯林统一社会。他向我们保证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所有分裂伊斯兰国大统一的民族主义都脱离了伊斯兰的本性。

对穆斯林来讲，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新现象。它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伊斯兰国家的入侵，以及土耳其革命期间（1924）哈里发政权的颠覆而产生的结果。尽管他们取得了独立，但在许多穆斯林心中仍存在深深的忧虑，因为民族国家代表了一个四分五裂的穆斯林社会。Kharafa 博士指出，对穆斯林而言，任何对国家的忠心若取代了对整个信仰社会的效忠都是不对的。什叶派神学家 Ali Shariati 博士把穆斯林内的国家分裂视为 shirk（偶像崇拜）。真主的独一性就是和睦，就是彼此兄弟般互待，就是不被国家主义分割的伊斯兰之境。



不同的价值观

二十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殖民统治的穆斯林世界里，百分之九十的穆斯林脑海中都留下不可磨灭的被压迫的烙印。今天，穆斯林世界努力克服的问题，就是如何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接受西方的哲学思想。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与伊斯兰的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刺激穆斯林产生了广泛的不同的反应，从全盘西化到完全抵制，各种反应都有。

Don McCurry, *Healing the Broken Family of Abraham: New Life for Muslims* (Colorado Springs: Ministry to Muslims, 2001), p. 103. www.mtmsims.org

圣经上的信条也教导说，对国家的忠心不能取代对神国的忠心，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耶稣的信徒只有唯一的选择，那就是走耶稣的道。正义、和平、正直、帮助贫穷无依无靠者，盛情邀请人得着救赎的生命，分享与真主和全体信众在一起的快乐，这一切都是神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耶稣明确宣称，真主的国是超越国界的，号召他的使徒要求真主的国，而不是那些外邦人所求的（路加福音 12: 30-31）。而且在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约翰福音 18: 36）。

伊斯兰恳请基督徒认真考虑真主的独一性的意义，这应该能在基督徒当中重新燃起对真主诚挚的敬虔，使他们活在真主的光芒里，并可以见证这个事实，即真主的意图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 1: 10）。教会的使命是信实地体现，真主给宇宙的计划已经进入了历史。教会作为最可信的全球性群体，在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设有圣会或团契，具有独特的地位来见证，基督正在建造一个被救赎社会，而这个社会是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

教会给穆斯林社会的邀请

虽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应该认识到真主的国是独一的，但他们各自对使命，社会和神国本质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为简单明了，我认为这种分歧，其实显露在希吉拉（Hijra）与十字架的对比当中。

希吉拉是指从受苦的麦加逃到得胜的麦地那。当穆罕默德还在麦加的时候，麦地那人就邀请他做他们城市的统领。这次出走就是去接受这个邀请。在麦加，穆罕默德是一个遭受迫害的孤独先知，而到了麦地那，他不仅是位先知还是领导者。在麦加，穆斯林是不完善的，它不是权力的标志。在麦地那，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机构，都通过这位先知的领导被带到了真主（安拉）的统治之下。在麦加，先知是他仇敌的口中肉，但在麦地那，他是仇敌的战胜者；穆斯林在军事上的胜利成了真主支持建立穆斯林社会的体现。

希吉拉代表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神学上一条很大的分界线。它反向于六世纪前拿撒勒的耶稣所选择的道路，是一种反方向的神学运动。希吉拉就是肯定安拉（真主）的旨意不受恶人诡计的破坏。它是根本拒绝真主用以对待人类的十字架道路。类似于穆罕默德，加利利的信众也给了耶稣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加利利人也希望他做这个初始乌玛的统率，他们的乌玛就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政治力量建立自由和神权统治的社会。但耶稣明确地拒绝了走这条政治领导之路来建立真主的统治。相反地，他从此「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上了十字架。他选择牺牲他的生命，表现出完全的无能为力，而不是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十字

架是真主完全救赎的脆弱性的最高体现。真主是通过救赎的爱来建立他的国。

十字架与希吉拉（出走麦地那）

这是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最基本的神学对峙。这种对峙非常深刻，以至于伊斯兰被引诱，进而明确屈服于诱惑，拒绝接受基督十字架受难。对十字架的拒绝不是历史标准的产物，而是神学必然性的产物。

伊斯兰肯定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他是弥赛亚，那么他当然不可能被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位亲爱的穆斯林朋友近来说道：「我真的不能接受说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一个普通人这样死了还有点道理。十字架对我来说似乎代表了真主（安拉）的软弱。我不能相信真主（安拉）会允许弥赛亚遭这种罪。」

希吉拉和十字架是基本的神学方向，它们明确而含蓄地告诉我们穆斯林社会和基督徒教会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各自在世界上的使命的理解。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点。穆斯林社会开始是不完善的，直到它拥有了政治力量才变得完全。教会可能设法用正义的方法来影响政治进程；然而，新约的教会观反对拥有政治组织。穆斯林社会企图通过施行伊斯兰律法来改革社会。新约教会试图通过做社会的酵和光来从内部改造社会。穆斯林社会认为义受苦是不正常的，是需要纠正的事态。教会则认为为爱受苦是真主救赎万民的根本方式。当教会因爱需要受苦时，它是最忠实的响应者。

然而，没有任何地方教会完全彰显了真主在耶稣里所彰显的爱。教会是被救罪人的一个团契。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是被恕的罪人，我们赞美这宽恕的恩典，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的恩典，他死的时候还大声疾呼，要宽恕那些处死他的人。对他的十架受死，全人类都有同罪；宽恕的恩典因此也是给所有的人的。

我们必须抵制诱惑，不要成为「伊斯兰化的基督徒」。这两个群体是建立在不同的神学基础之上的。这些根本不同的基础告诉我们，他们对待广泛不同问题有其各自的处理方法，这些问题包括：人权和自由，宗教和国家，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照料，人类和经济发展，世俗化和对待仇敌的态度，传教和皈依的方式，进步和改变，甚至婚姻和家庭。最重要的是，希吉拉和十字架说出了人类状况的本质，神国的本质，宽恕与救赎的本质。

羔羊的迹象

尽管希吉拉和十字架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在伊斯兰精髓里也有十字架的迹象。古兰经说，当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将要献祭他的儿子，来顺服真主（安拉）的旨意时，真主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祭

品作为替代。亚伯拉罕的儿子因着这个祭品得以从死里被救赎。每年麦加朝觐的时候，所有的朝觐者和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宰杀动物来献祭，以纪念亚伯拉罕的儿子被别的献祭品替代从而得着救赎。

「你为什么要信弥赛亚？」我问一个以前是穆斯林的基督徒。

他回答说：「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约翰福音。」

我看到第一章就说耶稣弥赛亚是真主的羔羊。伊斯兰精髓里的一个秘密立即被解开了。我知道，每年朝觐时我们献祭的无数动物，就是指代弥赛亚的一个迹象，他就是给真主的献祭羔羊。」

「谁向你解释这个的？」我问道。

「圣灵！」我的朋友回答得干脆有力。



战胜过去

「每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就会全身战栗。」这位漂亮的年轻妇女承认说没有什么东西能象这个古老的符号那样令她神经紧张。十字架代表了一切想摧毁她的民族鞑靼人的外来势力。也许这就是因为这个，福音在她的那个俄罗斯城市喀山没有一点起色。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受到外来势力控制的喀山人民，从 1552 年恐怖的伊凡和他的传教者强迫当地人民皈依基督时起，就一直忍受着公开的伤害。「冬天人们被带到河边，推进一个在冰上开凿的洞里，那些不愿接受洗礼的人就会连同他的孩子一起淹死」，当地的一位穆斯林领导这样讲述道。

「恐怖的伊凡所做的一切都是充满罪恶的，它深深地伤害了鞑靼人的心，在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增添了不少障碍」，一位当地穆斯林背景的信徒拉希姆（Rahim）说，「在我叔叔知道我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走进我的房间说，『你是我们民族的叛徒。你要是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背叛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宗教，也背叛了我』」。

零散的一些「受洗」了的鞑靼人声称，几世纪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皈依基督了，但他们既不被俄罗斯人所容纳，也不被鞑靼人所接受。他们被认为是背叛了他们的文化，只有自成一族，他们的名字用来当作是咒语。甚至对名义上的穆斯林来说，背叛伊斯兰加入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被禁止进入俄国东正教堂。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鞑靼人，生活好像天生就伴随着混乱，不知所向，特别是在没有看到任何同路人的时候。拉希姆感觉就是一位先锋，他尝试能让他的民族所理解的、跟随基督的新模式。

摘自：Marti Smith, "The Volga Tatars," *Echo Magazine* (winter 1999).

尾注：

1. 亚流派是个异端，是由第四世纪亚力山大城的亚流所创导。他们认为耶稣与真主不同，他是被造物中最完美的一个。
2. Bouthaina Shaaban, *Both Right- and Left-Handed: Arab women Talk about Their Liv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7.
3. *Ibid.*, p. 113.
4. "Voices from behind the Vei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cited 22 December 2001). www.csmonitor.com

多元化的穆斯林：分析报告

作者：Javeed Akhter*



伊斯兰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真主的同一起来成就全人类的统一。人类大统一的首要步骤，就是穆斯林社会（乌玛）的大统一。古兰经清楚明确地训导穆斯林要保持统一：「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古兰经 6：159）¹，「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古兰经 21：92-93）。伊斯兰对于那些破坏穆斯林群体统一，“为教义而分裂成许多宗派”（古兰经 23：52-53）的人憎恶至极，毫不含糊。在多种情况下，对先前已经分裂成各宗派的群体的谴责似乎也很严厉（古兰经 6：159；21：92-93）。

因此，看到穆斯林社会中的分裂程度，就不免让人感到惊讶与不解。违背有关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圣行的原始宗教观点的非正统派伊斯兰似乎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主流，而不是个别例外现象。实际上，要找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真正代表古兰经原则的派别是件很难的事情。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勉强承认，占穆斯林总数百分之八十的逊尼派伊斯兰为可鉴定的正统派（当作是正统派）。当前，世界上存在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和类似伊斯兰的宗派。举个例子，有个非正统宗派却发展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宗教——大同教。伊斯兰由来已久并将持续下去的这种不一致的非正统现象，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与分析。

导致伊斯兰出现各宗派和运动的原因

虽然按年代来叙述伊斯兰各种运动和流派是可行的也是有所用处的，但看看它们的起因更有启发性。了解那些导致偏离正统标准的原因，比纯粹地罗列不同的信仰和实践更富有意义。下面的每一个原因都将得到进一步讨论，最后探讨从每个讨论当中得到的教训。

1. 关于继承权方面的政治矛盾：分离派（Khariji）与什叶派。
2. 对「行为自由」和「真主意志」的不同观点：艾什尔里派（Ashari）和穆塔扎里派（Mutazali）
3. 神秘主义的影响：苏非派和拜尔维斯派（Barelvis）。
4. 返朴归真运动：瓦哈比派和沙拉菲派（Salafis）。

5. 改革运动：印度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阿里迦穆斯林大学和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原始沙拉菲派运动。
6. 超凡领袖的追随者和期盼救世主组织：阿萨辛派（Hashashians）是哈桑萨拉的信徒，阿赫默底亚派是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的信徒；期盼救世主或哈里发的组织团体，如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 Tahrir）。
7. 自杀性好战派。
8. 传教者：塔布里派（Tablighis）。
9. 混杂派：卡尔马特派（Qarmatians），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派别；大同教，起源于伊斯兰的一个分支，但现在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宗教。

关于继承权方面的政治矛盾

穆斯林第一次内战期间的公元 669 年（伊斯兰历 37 年，另有史料说是 657 年），阿里（Ali）和穆阿维叶（Muawiya）在隋芬（Siffin）达成一致，同意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继承权的争端。跟随阿里的一群清教徒反对这样做，并分裂出来，形成了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个非正统教派。他们认为只有真主可以决定继承权的问题。（真主如何来决定，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

该派人称为分离者（Kharijis），他们其中的一条信仰就是认为，任何犯了大罪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背教者，应该受到死刑的惩罚。虽然他们还是忠于他们的信仰，但分离者是顽固不化的独断专行者，是早期伊斯兰大多数暴力的罪魁祸首。他们的后代称为伊巴底斯人（Ibadis），由一位早期领袖阿卜杜拉·本·易巴德（Abudullah bin Ibad）而得此名，他们的思想较为温和。

继承权方面的政治矛盾还导致了阿里党派的形成，即现在什叶派的出现。什叶派占了穆斯林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领袖或者说伊玛目（Imam）必须是阿里的直系后裔，而且是一贯圣洁的人。伊玛目是宗教指示的唯一来源。什叶派当中还有许多支派。各支派大部分是在一任伊玛目死后，传系链被认为中断的时候产生的，最后一位伊玛目是隐遁起来的，而非死亡。伊朗人（Ithna Asharis，十二伊玛目派，十二人派）认为传系链是在第十二伊玛目的时候终止的。另一方面，伊斯玛仪派（Ismailis）则认为，到第七位伊玛目的时候传系链就结束了。伊斯玛仪派将数字七视为神圣数字，并指出天有七重，头有七孔，知识有七层次，大先知有七位，世界每七千年转一个轮回。

* Javeed Akhter 是芝加哥国际战略与政策协会的执行理事，该协会是一群美国的穆斯林在 1994 年创立的。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生平七个阶段》一书的作者。

本文摘自「Schisms and Heterodoxy among Muslims: An Etiological Analysis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2003 年 11 月 23 日)。www.ispi-usa.org/currentarticles/schism.html (cited 10 December 2004). Used by permission.

什叶派哲学非常强调千禧年观念（信仰千禧年的到来），等候那位「隐遁的伊玛目」的再临。伊玛目不在时，他的代理人，例如阿亚图拉，就有绝对的权柄。在伊玛目侯赛因（阿里的儿子，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和他的追随者被屠杀于卡尔巴拉之后，什叶派产生了狂热的殉教主义热潮。每年伊斯兰历第一个月的第十天就是这次被杀事件的纪念日。

「行为自由」与「真主意志」

瓦绥勒·伊本·阿塔（Wasil ibn Ata）跟他的著名的导师哈桑·巴士里（Hasan al-Basari）决裂以后，创立了穆塔扎里（Mutazalite）运动。Mutazila 的词根 *Italaza* 就是退教的意思。问题的焦点是，一个犯了大罪的穆斯林，该怎样给他定位。他是否，如哈利吉派所声称，是位背教者，应该被处死呢，还是如巴士里所教导的，仅仅是个伪善者呢？瓦绥勒·伊本·阿塔则认为，犯大罪者的地位介于这两者之间。

穆塔扎里派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有自由意志。他们声称，古兰经是「时代创造的产物，不是真主自存的话语」。他们的思想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很大，主张应用理性的推理来解决所有的问

题。他们在公元 844 年（A.H. 212 年），哈里发马蒙在位时期盛极一时，并开始迫害别的宗派。下一任哈里发上台后，反过来对他们严加迫害，该任哈里发统治期间艾什尔里派稳住了势力。

穆塔扎里派信徒的艾什尔里（al-Ashari）创导了反扎里派运动，该运动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派别主张「人没有能力控制他的意志，但能控制他的责任，即使这种责任是出自真主的意志」。著名的尼扎米亚学院（Nizamiyah School）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以传播艾什尔里的观点。艾什尔里派关于人的自由意志观点，至今在伊斯兰世界里仍然很盛行。

神秘主义影响

苏非主义是对伊斯兰正统刻板的仪式主义的一种反抗运动。它注入了很重的神秘主义气氛，被广泛接受为是伊斯兰的「内在奥妙」。苏非派信徒在实践修行中提倡禁欲苦行，他们的话语都是非常委婉隐蔽的。在苏非派演讲中，经常会用到葡萄园与爱的比喻。纪念真主，进入入迷状态的齐克尔（Dhikr）仪式是他们很重要的修行部分。南亚、中亚和伊朗分布着许多苏非教团。大部分苏非派教团隶属于逊尼派。有些苏非派的做法似乎受到波斯的萨满教和印度的印度教影响。在印度次大陆，拜尔维斯派信徒遵从了许多苏非派的宗教修行，包括使用音乐和老师代祷。



暴力的升级

历来就一起和平共处的人们，怎么突然就会用暴力相对呢？无论是因为生活在压迫性政府的统治下，或少数群体觉得那些当权者不了解他们的需要，还是多数族裔把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他们走向暴力冲突的步骤却是一样的。¹

1. 人们对一个外部群体总是持有成见。
2. 对那个外部群体长期加以口头的抱怨。
3. 对外部群体的歧视日益严重。
4. 因为经济剥夺或其他压迫，内部群体经受着社会压力。
5. 受到压迫的人们开始不信任理性的方式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非理性的解释和解决手段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6. 不满者纠结成了反抗组织。
7. 个人从组织中获得了勇气，组织怂恿他们的暴力冲动。
8. 冲突事件发生：微不足道的挑衅都会引起暴力的爆发。
9. 暴民心态克服了个人不情愿参与暴力的心理，使破坏性活动得以持续。

1776 年以前，当英格兰控制美国的殖民地时，大部分殖民地居民并不想反抗乔治王。但许多次向乔治王要求公平待遇的请愿被置之不理之后，那些有革命野心的人用激进的言辞吸引了一大帮的追随者。这最终导致了独立宣言的发表和美国革命战争的爆发。与独立战争不同，恐怖主义（它是对非武装人员的攻击）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暴力形式。然而，感到绝望的人们又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自己，我们不能为对那些穷苦受压迫的人缺乏同情而辩解。

1 Nabeel T. Jabbou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mplications for Mi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1, no. 2 (April 1994), p. 85; adapted from Gordon Allport's classic analysis on prejudice: Gordon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 1958), pp. 56–58.

摘自：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在清真寺做礼拜

返朴归真运动

形成于二百多年前的瓦哈比教派，抵制先知穆罕默德年历第三世纪之后伊斯兰出现的一切革新。瓦哈比派反对圣徒崇拜，并且相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天命安排。他们遵循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解释，非常不能容忍苏非主义和革新的思想。维持瓦哈比派思想继续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沙特皇室的保护：瓦哈比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信仰。瓦哈比派严格拘泥教义的一个例子，就是否认妇女有权驾驶汽车，因为要「保护她们的尊贵」。印度次大陆的德奥班德运动（Deobandi）其实是瓦哈比主义的一个打了折扣的翻版。

沙拉菲改革运动是在二十世纪初发起的，它的目标是追求向前发展，废弃因循守旧的思想，提倡教义解释学的方法论（ijtihadi）。参见下文暴力产生过程的第五点。

象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的许多政治上敏感的运动，都是把返朴归真当作他们的动力。这些运动的根本理念认为，要摆脱当前穆斯林群体的衰落，其出路就是回到其原始状态中去。

改革运动

其他一些改革家认为，穆斯林的复兴可以走现代化的道路，在旧原则的基础上为新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办法。（ijihad）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Sayyid Ahmad Khan），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赛义德爵士，他创建了阿里迦穆斯林大学，目的是把西方的教育带给穆斯林。他的一生也遭受了许多骂名，但他还是个相当成功的人。在这个大学刚建立的时候，巴基斯坦许多统治层的精英们都是阿里迦大学的毕业生。

另一位重要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Mohammad Abduh）和他的弟子拉西德·里达（Rashid Rida）在埃及发动了沙拉菲运动。他们说古兰经关于人类制度的经文，反映的是先知的思想，而不是真主的话语。沙拉菲运动现在已经演变成瓦哈比主义的翻版了。

还有许许多多的改革家，如什叶派传统的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能言善讲但文笔欠佳的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巴基斯坦伊斯兰思想的学者，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其大量工作的法扎卢尔·拉赫曼（Fazlur Rahman）；还有居住加利福尼亚的当今学者卡莱德·阿卜·法德勒（Khaled Abu Fadl）。然而，这些改革家一直没能能够掀起大众化全民参与的改革运动，其影响力只限于少数的穆斯林。

超凡领袖的追随者和期盼救世主组织

阿萨辛派（Assassins，「大麻吸食者」）是哈桑萨拉的信徒。这个教派有很深的什叶派伊斯兰伊斯玛仪派的烙印。活跃于 1112 年（伊斯兰历 480），据说他们会至死不渝地跟随他们的领袖，听从领袖的指示。传说他们在执行暗杀任务或自杀袭击的时候会服食大麻，并且视死如归，毫不踌躇。这些故事大部分似乎是不受这个派别肆无忌惮攻击的十字军编造出来的。阿萨辛派的幸存者被称为科贾人（khojas），他们的领袖是阿迦汗（Aga Khan）。他们应该被称为是一个准伊斯兰的宗派。

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卒于 1908 年）以改革家开始。后来他在不同的时期为自己标榜了许多名号，包括说自己是先知，是伊斯兰的马赫迪，是被应许的基督徒的弥赛亚和印度教的克利须那神。阿哈默底亚运动基本上是一种个人崇拜，后来又分裂成卡迪安（Qadiyani）派和拉赫里（Lahori）派。巴基斯坦国已经宣布它为非伊斯兰组织。然而，南非的法庭却成功地对此提出反对。正如早先的巴哈教派那样，阿哈默底亚派很可能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宗教。

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哈里发的统治，把哈里发当作穆斯林的救主。他们认为，所有穆斯林应该统一团结成一个单一的，由伊斯兰律法来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任何不受伊斯兰律法管治的人不是被当作是背教者（faslq）就是当作非信士（Kafir）。他们的经济体制要求国家收入从多方面收集，包括通过战争获得战利品（maal-e-ghanimat）。在俄罗斯的「斯坦人」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和平抵抗运动。在美国和西方，伊斯兰解放党规模不大，但也有一帮不可小看的追随者，他们扰乱他们所认为是伪善者的其他派别和组织的集会的策略是众所周知的。

自杀性好战分子

伊斯兰反对自杀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它是无条件地拒绝自杀。这种拒绝是基于相信生命是来自真主的神圣礼物，即使到了死亡边缘的那一刻，人都不应该擅自结束它。伊斯兰对杀戮甚至伤害无辜者的行为，同样也是明确禁止的：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古兰经 5: 32）

所以，最令人吃惊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能看到穆斯林好战分子采用自杀式袭击来为反压迫而战。他们反抗压迫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面对伪善冷酷的野蛮行径时所感受的无能为力和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利用自杀式袭击，加之还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却是难以理解的。

这些组织认为，他们所攻击的目标群体或国家，就是那些在地球上制造混乱（fasad）的人，他们

以此来证明他们对军队和平民的袭击是正当的行为。有位学者在引述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其中包括大量被害儿童）时说，在以色列国内搞自杀式袭击是合理的，但在以色列之外并不合理。自杀式袭击者视自己是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殉道士，并认为自己的自杀行为是大公无私的创举。他们似乎拒绝使用许多其它能够带来政治和经济改变的非暴力手段。他们忘却了先知穆罕默德从未派遣任何人执行自杀使命。伊斯兰以勇敢和殉教为荣。然而，先知穆罕默德总是为出去争战的人祈求平安归来。



什么是吉哈德（圣战）？

在阿拉伯语中，「jihad」（吉哈德）的意思是挣扎，奋斗，尽力，或是战斗，取哪个意思要看其上下文。原始的宗教意思就是「与某人邪恶的心理倾向作斗争」或是「让不信教者皈依的努力¹」。自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就一直尽力于推进伊斯兰社会，叫所有民族都皈依伊斯兰（服从真主）。

你们应当为真主（的道）而真实地奋斗 … 你们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信托真主。（古兰经 22: 78）

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古兰经 49: 15）

尽管大众媒体经常把「吉哈德」说成是「圣战」，但只是在过去五十年间有一个非常小的穆斯林派别在他们的领域之外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对付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从而使吉哈德的意义变了味。「为了使他们对同样信奉伊斯兰的穆斯林的侵犯合理化，极端分子就给他们扣上非信士的帽子，说他们不拥护和执行伊斯兰的一个特殊解释」²。大部分穆斯林认为战争是用于防御和保护伊斯兰的。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份，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份者。你们在那里发现他们，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逐出境外，犹如他们从前驱逐你们一样，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古兰经 2: 190-191）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 9: 5）

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古兰经 9: 29）

死于圣战中的穆斯林就得到了被救赎的保票，并且可以立即进入天堂（乐园）。这些殉教士不需要等到末日那天，听判他们的善功是否重于他们的恶行。

为主道而阵亡者，真主绝不枉费他们的善功，他要引导他们，并改善他们的状况，且使他们入乐园——他已为他们说明那乐园了。（古兰经 47: 4-6）

1. John L. Esposito,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9-60.

2. 同上., p. 160.

摘自：《走进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传教者

排在麦加朝觐之后的穆斯林第二大圣会，是塔布里·扎马特（Tablighi Jamaat）信徒的集会。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印度，旨在向北印的新穆斯林宣教讲道的扎马特组织，变得十分受欢迎，声称已有信众数百万。塔布里派遵循的是一套简易但难度高非常结构化的惯例。他们非常讲究如何穿着、饮食、睡觉和怎样跟人交往。他们的纲领有六大步骤，包括做信仰见证（kalimah），按规定仪式做礼拜

（salat），学习知识念赞真主（ilm-o-zikr），社会行为要求尊重所有的穆斯林（ikram-e-muslimen），真诚的举意（ikhlas-e-niyyat），为真主留时间

（tafriq-e-waqt）。这最后一点要求，信徒得抽出几天到几个星期的时间，成群结队地出去，向其他穆斯林传教，同时也更新他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有消息说塔布里·扎马特的人正在访问当地的伊斯兰寺院，那一点也不奇怪，传教队的领头人在礼拜之后还会开布道会。

杂门杂派

穆斯林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运动派别，比如卡尔马特派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宗派。为了加入这个组织，就必须拿出你的财产和妻子，与大家共享。他们被指控偷走了克尔白天房的圣黑石（al-Harjar al-Aswad），并把它藏匿了二十年，这使他们声名狼藉。

伊斯兰影响了许多当地的一些其他宗教和传统，激起了印度教的一神论运动的火花。然而，一个新的宗教大同教（也称巴布教），也是从伊斯兰中产生出来的。大同教的非凡的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卒于 1850 年），是一个有穆斯林背景的人。后来他声称自己是真理的门（Baab），神圣的真理是通过这扇门来启示出来的。在不同时期，他还称自己就是马赫迪，是佛教徒的弥勒（Maitrya），是拜火教的沙伯郎（Shah Behram）。

学到的教训

回顾一下这林林总总的教派，给我们的印象是，尽管有些运动确实有些离谱，但大多数还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成长的结果。它们是宗教多样性的表现，是宗教对话辩论的产物，是受伊斯兰传播过程中接触到的信仰和传统所影响的结果。对于偏离标准教义的容忍度之如此地狭隘，这也是很惊人的。非正统派别所遭受的迫害程度，有时是极度残忍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迫害驱使了非正统派别完全与主流脱离，形成不同的教派，甚至是演变出一个新的宗教。很显然，如果占优势的正统派当时能够有点宽容和同情，就应该可以阻止这些大部分教派的出现，至少可以调整驾驭它们。

有关继承权的政治矛盾

政治矛盾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妥协让步来化解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不和可以说是个历史的偶然，这么说不无道理。这两派之间有许多方面是共同的。难就难在注重这些共同点，达到团结一致。

政治纷争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今天的穆斯林世界仍有许多政治矛盾。值得指出的是，代议制国家是最能处理政治纠纷的。

概念上的差异

任何大宗教团体都肯定会出现真诚的概念上的争论。导致了许多纠纷，有时甚至是流血的是因不能容忍别人的观点。如果培养了如何尊重善意的不同意见这门简单的艺术，那么很多这样的纠纷就都可以避免。事实证明，真诚的观点上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长都是有益的。如我们讲过的那样，关键是有异议但不要有敌意。这是穆斯林应该学习的宝贵教训，不但要从早期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对待伦理的不同观点中学习，还要从尊重不同观点的现行的西方文化中学习。穆斯林对非穆斯林显示出的容忍度，大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容忍度，这真是一件真正自相矛盾的事情。

神秘主义影响

苏非主义思想是伊斯兰在南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传播的工具。它还是伊斯兰在美国和西方传播的重要媒介。它继续给予数百万的人精神上的安慰。它对伊斯兰的贡献是巨大的，显然成为了伊斯兰的一部分。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兼哲学家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认为，苏非主义是带坏了穆斯林的一个主要弱点。许多正统派穆斯林都赞同这一观点。虽然如此，苏非派还是应该被接受为伊斯兰的主流。苏非派信徒在所有清真寺里都应该觉得舒畅。在星期五的聚礼上，他们的领头人也应该与其他人一样有机会上台。苏非派人往往不大容忍瓦哈比和沙拉菲教派。他们应该认真审视一下自己受印度教和萨满教很深影响的宗教仪式，还应该重新审议一下关于代祷和自我毁灭的教义。

返朴归真运动

很容易理解返朴归真运动的演变过程。其是对于伊斯兰随着时间而发生的改变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伊斯兰辉煌过去的一种渴望。如果它们能够调整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他们就能在伊斯兰社会的进化中扮演一个健康的角色。苏非派和沙拉菲派的分裂就是今天穆斯林摩擦的一个主要方面。

改革运动

虽然现代化的运动完全反对瓦哈比-沙拉菲运动，但它的目标同是改革穆斯林社会，恢复其元气。他们改革伊斯兰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瓦哈比派。他们利用创新的方法或独立的推理法（ijtihadi），跟瓦哈比-沙拉菲派的照搬照抄（不加质疑模仿前例）的方法完全相对。现代主义的方法为重新激发穆斯林的活力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然而，现代主义学者们在将其推动为平民化的全民运动方面做得相当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精英阶层。如果他们能够孕育一场平民化的大众运动，或创建自己的教学制度，那将极大地有益于伊斯兰和穆斯林。

超凡领袖的追随者

只要周围有容易上当的、幼稚的人存在，超凡领袖们就能为他们自行其事的意识形态找到充分的理由。而且，许多穆斯林希望寻找一位超凡的领袖，比如哈里发，来做他们的救主。这些自封超凡的领袖们和各宗派，正是利用了这个普通大众的渴望心理，以达到他们对追随者任意控制的目的。因此，对付它的唯一解药，就是在普通大众当中增加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正统的主流派应该保持与这些外围集团的交流，而不是花费精力进行徒劳无功的对峙。我们越是抵制这些集团，它就越有可能完全与我们对立。

自杀性好战分子

自杀性好战分子产生于年轻人当中，他们对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者充满了极端的愤怒。伊斯兰这个非暴力的宗教出现了暴力的信徒，真是个时代的错乱。他们的自杀性使命是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一种反应，而不是一种被接受了的神学或哲学产物。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上恢复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将大大地消灭自杀使命的动机。

传教主义者

一些有形式的传教活动是任何宗教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派别的聪明领导人，可以有机会将其巨大的精力用到实际的善行上去，比如为无家可归者建房子，使文盲接受教育，并供给食物和住处。

结论

穆斯林的教育和觉悟水平是否会最终达到可以避免宗派分裂发生的程度呢？答案还未为可知。然而，911事件之后，穆斯林无法继续分裂。

在穆斯林当中消除不统一和异端的温和派运动产生的最好机会还是在西方。西方的穆斯林所受的教育水平要高于任何其他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穆斯林。他们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种出版物和不同的见解。这使得他们可以亲自检验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必经过过滤。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呈现的就是经过过滤的意识形态，不是带着偏见，或者需要经过国家的审查，就是受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压迫。西方的穆斯林同样受当地言论自由，为他人的观点辩护的传统的影响。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在西方通常是可以被包容的，有时甚至还很受欢迎，而不是被挤压排斥。

异端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在于态度的改变。一个模范的穆斯林国家，应该是能体现公义和多元化的，经济上是比较成功的，在世界事务中是有尊严和影响力的，并且能够在伊斯兰原则（Shuracracy）的基础上实行民主，这样一种模范国家的出现才是穆斯林当中许多极端主义倾向的最佳良药。穆斯林可以朝这种成功的榜样看齐，也就可能不再试图复制过去。

支配西方政治文化的、极度自我为中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世界观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有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会克服其内部的挑战，作为今天穆斯林的榜样而出现呢？答案还尚未可知。目前，唯一符合这个角色的候选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在现代主义穆斯林领导下的土耳其，而不是在现行思想狭隘的、世俗军队统治下的土耳其，将来也有可能担当起这个角色。

在穆斯林完成古兰经训令，实现全人类统一之前，很显然，实现穆斯林社会（乌玛）的大统一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问题讨论

1. 这十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是如何变化的？它又是如何保持本色的？它曾面临的独特的挑战是什么？
2. 时过境迁，基督教是如何调整以适应时空的变化？它是否需要更多地改变一点，为了在全世界传播繁殖，亦或是需要更少的改变，为了保持其纯正性和统一性？
3. 穆斯林怎样看待基督教内部的许多支派？我们怎样才能促进基督教的统一，而不陷入教条主义？请看歌罗西书 1: 9-14 和 3: 12-17。